



右圖：人類的心靈，永遠接受著塵世間種種的折磨，如果祈禱可以使人看開人間的困厄，那麼，我們希望在心中有一個永恒的殿堂，供我膜拜，供我祈求。

左圖：本省的廟宇到處林立，有時候，信仰跟風俗摻雜一處，使人誤以為所謂宗教、信仰，只是一間間的廟堂而已，許多人，就這樣忽視了人生一場不可或缺的追尋。

所以，人乘雖好，還不如天乘樂；天乘雖樂，還不如聲聞、緣覺乘自在；聲聞、緣覺雖自在，還不如菩薩清涼；菩薩雖清涼，還不如佛之通達無礙。但願諸位個個皆是懷著濟世利生，抱著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的大菩薩！

此次北青總編感於時下精神文化日趨沒落，欲重喚大眾重視精神生活，立意甚佳。吾亦不揣學淺，藉此因緣，援筆贊之，期此「拋磚」之舉，能起「引玉」之行。「佛法大海，甚深難測，海水一滴，同一法味。」希望本文能

有助於諸位對於佛法的了解，進而提高精神領域，淨化心性。佛經有云：「心淨則國土淨」，若人人如此，則此世界必是清淨、平等、和樂、富裕的理想世界。最後，願以華嚴經中的一偈，贈之諸位：

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
應觀法界性，一切惟心造。

談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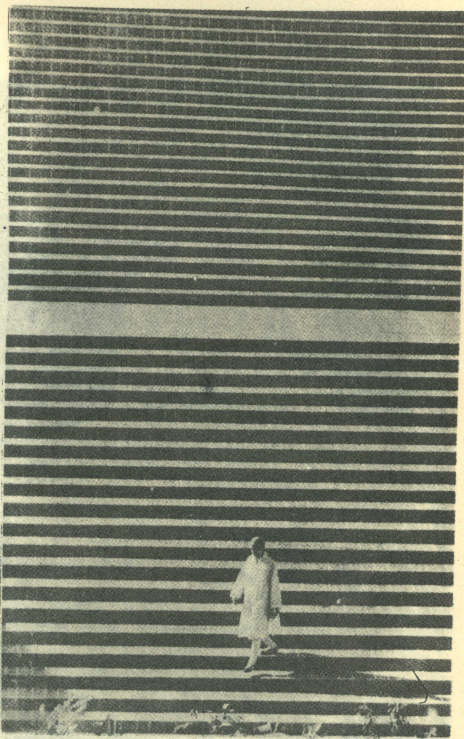
王景正

暑假裡，炙熱火紅的太陽煎熬著大地，小狗都懶洋洋地躺在門口咋舌頭喘息著，街頭往來的行人也無精打采的垂着眼走着，……一切都這麼蕭條肅穆，令人窒息。

午後，我拾起書本就往山上古寺跑，因為見到師父們的和藹慈容，見到大殿上清淨莊嚴的諸佛菩薩，打從心裡就清涼起來了。何況大庭院上有棵百年的老榕樹，莖粗可由兩三人合抱，枝葉繁茂，蔭影足可遮掩整個庭院，樹底

下更是盤根錯結，你儘可舒服地盤腿坐在樹根上，享受炎夏裡陣陣和煦的清風，就這樣地我進入了沈思……

我時常在想，我是不是真正地認識「我」是誰？什麼是「我」？如果說兩個眼睛一個鼻子一個嘴巴兩手兩腳前胸後背是我的話，那麼別人也都有這些東西，何以為什麼要稱為「他」，而不稱為「我」呢？再說某人殘廢了必須鋸掉一條腿，當在醫師們的妙手鋸下時，是否



右圖：信仰是超出於生活之外，卻存之於生活之中的；真正的自我，卻要如何尋得？

此人的『我』被切成二半了？呵！笑話！那麼說來這個身體不是我；思想是我嗎？猶記得我讀小學時，將來的志願是要作個慈祥的老師，不然就作個勇敢的空軍飛行員，曾幾何時隨着年齡的增長志願在變，思想、想法更隨時在變，究竟那一個思想才真正代表着『我』呢？

漸漸地，我的思緒轉到另一個角度了，莎士比亞曾說：「人生就像一齣舞台」，電影我們也看了不少，當電影落幕時我們可跑到幕後重新看着放映機上的底片，數以千萬張呈現在你的眼前，需注意地它們每一張底片皆是靜止的！雖然在影幕上一舉手，但在底片上卻是數十張靜止動作的組合。反過來，我們也在這人生舞台上扮演着一個角色，不管幕起幕落、幕落幕起，也不管我扮演的是什麼角色，當我走到幕後時，我會啞然失笑，在這數以萬億張的我，那一個才是真正的『我』？

我漸漸領悟了佛教所說的『無我』觀了！因為不管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事實，

不可否認的事實。或許同學會問：「這樣否認我的存在，究竟有何助益？」我一定會反問：「那麼自私的執着於狹隘的我，又有何助益？」一隻井底之蛙，一隻海闊天空的海鷗；一個自私自利的小人，一個恢弘度量的君子，你取何者呢？死心塌地執着於我的人，其人行事也必以我為出發點——必是斤斤計較的市販、必是巧言欺詐的騙子、必是處處為我的自私鬼，如此惡習的循環，必然引起社會上乖戾暴力之氣，我們試着翻開報紙，每天皆有令人觸目驚心的社會新聞！這無非是『私我』所釀成的弊端。反過來看，以無我為出發點——既然沒有一個我可得，自私為我的觀念與想法私毫不存，前面講的諸惡習當然不起，而且漸漸地可體會到「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」的真諦！並且在行衆善時也與一般人不同，譬如在布施給窮人財物時，他不會執着於是『我』在行這個布施，是『你』在接受我的布施，這種「貢高我慢」的態度絕不會有，更何況會去求取他人的回報嗎？漸漸地這種慈悲、仁愛、無諍……等諸善行的散播與熏習，如此我們的社會不就可以昇華為和樂、祥和的社會嗎？

突然地，我的思緒更深入一層思維。如果沒有我，每天吃飯是誰？如果沒有我，受苦享樂又是誰？在這裡容許我賣個關子，讓同學自己去想，以免都抹殺了同學的思維力。不過我想談一下真正的我：我們都知道波必依水而有，假合的我（生滅）亦必依真如的我（不生不滅）而立。前面我們也已談到，雖然說『我』不是這個身體、思想……，但『真正的我』也不離這個身體、思想……——當幕起幕落時，萬萬億億的我在變利那在變，但你是否注意到有一個真正的我卻從來不變從來不生不滅過。

由不生不滅的我才知有爾生滅的我，由生滅相續不斷也應領會到不斷的常義，譬如：一輪明月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在這千江裡的千個明月，不也必須依天上的明月而有嗎？再如有亂視的人，抬頭望著日光燈，咦！怎麼有二盞日光燈（實際上只有一盞，以眼睛有病故），這旁邊虛幻的一盞必依真正的一盞而有，真正的一盞熄滅當然兩影皆無，同樣地假合的我是依著真如的我而立，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，當你問及亂視的人所見時，他必執著的回答：確實有二盞存在！毛病就出在此了，由於有此邪執，因而虛幻的也幾乎變成真實的，加上不起心觀照，於是生生滅滅假合的我一起惑造業受苦世世永無止盡。而真如的我，卻猶如明鏡久被塵垢掩蓋不復明亮，人人本具佛性亦不復覺知矣，真是令人感慨萬千！不過具有大智慧者，總會願離這虛幻不實的。

禪宗的祖師們，為了覺悟真正自我，參種種話頭，起種種觀照，先入無我觀，再出無我觀，此時的境界——『我』的本來面目，常令修行人喜悅地痛哭流涕！這就是「常樂我淨」呀！

一陣涼風又吹了過來，日已漸西沉，也該回家時候了，今天收穫可真豐盛呵！拾級而下，走出山門時望見笑口常開的彌勒佛，因而我想以兩句作為本篇的結束，並贈予同學：

大肚能容，容盡天下難容之事；
笑口常開，笑盡世間可笑之人。

——王景正于慧海學會